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雙枰記



雙枰記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小説
新編
年九月出版

雙行記

定價大洋三角

撰著者 煙柯山人

出版者 甲寅雜誌社

印行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本館發行各種小說皆當代著名文學家如章行嚴（即關柯
北人）蘇曼殊（即長鸞）老談話君所撰藝雙桺記一種即
行嚴先生最近之作其餘者亦經先生手自選定皆表情高尚
行文懿美爲近世文藝中最上乘品業餘有暇能手一卷讀之
不僅有裨神志且可助長文思實難得之小說也

雙 杵 記

爛柯山人

叙一

何耶弱冠稱神勇。章子當年有令名。枯骨可曾歸閩海。文章今已動英京。此予辛亥春居臨安時所作存歿六章之一也。存者爲爛柯山人。歿者爲何靡施。今予不知何故。忽來江戶。爛柯山人持所造雙杵記來令予敍。作書者及此書主人。皆在予詩中。作詩之人亦復陷入書中。予讀既竟。國家社會過

去未來之無限悲傷。一一湧現於腦裏。今不具陳。人將謂予小題大做也。

十年前中國民黨之零丁孤苦。豈不更甚於今日。當年咸以脆弱自傷。由今思之。有道德。有誠意。有犧牲精神。由純粹之愛國心而主張革命。如趙伯先。楊篤生。吳孟俠。陳星臺。何靡施者。其人云亡。其魂不返。雖奔走國事者遍海內外。吾輩迂儒之隱憂。得未少減。趙楊吳陳。不惜自戕以勵薄俗。恐國人已忘其教訓。卽予亦墮落不堪。愧對亡友矣。靡施之死。殉情

邪。憤壯邪。蓋未可偏執一見。其出於高尙之犧牲精神。非卑劣鄙陋所可議。其是非。可斷言也。夫自殺者。非必爲至高無上之行。惟求之吾貪劣庸懦之民。實屬難能而可貴。卽靡施之死。純爲殉情。亦足以勵薄俗。罷民之用情者。旣寡。而殉情者。絕無。此實民族衰弱之徵。予讀雙枰記。固不獨爲亡友悲也。

泥城公校。固革命精神所充滿者也。磨施爲之魁。旋以內訌外患交逼。而仆其凌亂可憐之狀。不啻爲今日民黨寫一小

影靡施以一死解脫其無窮悲憤誠無聊之極思使靡施尙在其悲憤恐更甚於當年豈復有脫解之善計具此觀念而讀雙林記欲自制其同情之淚未由也矣

書中人之懷抱與境遇既如上文所陳而作書者之懷抱與境遇亦欲以略告讀者爛柯山人嘗以純白書生自勵予亦以此許之爛柯山人素惡專橫政治與習慣對國家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對社會主張個人之自由權利此亦予所極表同情者也團體之成立乃以維持及發達個體之權利已

耳。個體之權利不存在。則團體遂無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動。爛柯山人之作此書。非標榜此義者也。而於此義有關係存焉。作書緣起。乃以代倭市之簫。鬻於某氏擬設之大江日報。功未竣而歐行。在歐復爲飢驅。大江報亦未出版。作者遂改鬻其稿於宛平某報。以前受某氏貲故。別造他文。以易之。夫寒士賣文爲生。已爲天下至苦之境。而作者且以此因緣招天下無窮之謗。益可憐矣。悠悠之口。不必與較。所最悲者。與作者十餘載志同道合之楊篤生。亦因此以不恕。

之辭加於作者。致爲他人所藉口。此作者之所痛心者歟。篤生性摯。量狹。殷憂亂神。急不擇語。今日而提論及此。祇增作者懷舊之悲。他復何語。使褊狹社會。復因此推波助瀾。以造成專橫政治之結果。恐亦篤生之所痛心者歟。作者稱此書爲不祥之書。予亦云然。今以予不祥之人。敍此不祥之書。獻於不祥之社會。書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會不祥之痛苦。予不獲盡情痛哭道之者也。嗚呼。

民國三年九月日獨秀山民識於日本江戶

叙二

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箸來意。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從頭至尾。無一生砌之筆。所謂無限傷心。却不作態。而徵詞正義。又豈甘爲何子。一人造狎語邪。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顧爲嬰嬰婉婉者。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勸懲垂誠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之年。飄香曳裾之姿。掩袖迴眸之艷。羅帶銀鈎。綃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頭楊柳之烟。人生好夢。儘逐春風。是亦難言者矣。迺書記翩翩。

鎮翡翠以爲床。拗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華如水。聽墮葉於行宮。故宅江山。梨花雲夢。燕子庵中。淚眼更誰愁似我。小萼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天涯何許。不獨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也已。

甲寅七月七日

爛柯山人曰。余記此事。乃不能詳其究竟。書中要人。或中道暴折。或莫知所終。今所得刺。取入吾書者。僅於身歷耳。聞而止。然小說者。人生之鏡也。使其鏡忠於寫照。則卽留人間一片影。此片影要有真價。吾書所記。直吾國婚姻新舊交接之一片影耳。至得爲忠

實之鏡與否。一任讀者評之。

一日亭午。予在上海某新聞社之編輯室。與同社友獨秀山民。當窗理雜報。聞鈴聲。掣之。得郵筒一事。蓋此編輯室位於上階。排印室下階。上階窗沿有繩垂而下。繩之末端。繫以竹囊。囊身綴一小銅鈴。不及於地者尺許。兩室稿件往還。即以此囊爲遞役。時或郵書至者。僕人紀順性懶。或適紀順不在門。書落印書傭手。並恒納之囊。掣鈴相送。此時郵筒。卽遵此法而得者也。書緘封甚固。無郵局捺印。知爲遺併齎來。書致予友何靡施。字畫頗端秀。一望審爲。

女郎手跡書先入予手。獨秀瞥見之。嚷曰。吾見此種書來致靡施者屢矣。欲叩之。未得隙也。彼遞來。顚頷殊異疇昔。吾早審其有關涉婦女之事。吾輩與彼厚奚可不有以規之。余當時固不省獨秀何重視此事。顧曰。靡施何在。則頓憶其早膳後已他出矣。書既不獲遞。卽欲審所自來。而書面無朕兆可驗閱。乃擊鈴呼紀順。將詢之來人。紀順言來人固索復簡。比以何先生外出。無從得復。已令之歸矣。至書自何所來。未暇叩問。然此致書人來此頻矣。前約略聞之。若自榮平術也者。紀順言已自去。此件殊難驟得端兆。獨秀

即以原書置之。繼加鍵焉。予二人治事如故。此癸卯冬間事也。
伺靡施者。余同學友時擬渡日本習陸軍未就。余暫招之同寓者。
也是乃吾書主人。理當鄭重敍其生平。且今以無端之艷東。予讀
者疑團。尤不得不將前此所知於靡施者。一一紀之。以告讀者。靡
施者閩產。銳穎絕遙恆輩。聞其幼時不樂塾課。喜隨市兒跳盪。以
此軀幹發展。較學業有加。久之。凡超距搏躍之術。靡所不習。膂力
尤絕人。余與之同學。在上海泥城公校。是歲本校與同地某私塾
約爲競技會。靡施以兩手反攀鐵槓。腰橫於空。首與足如衡之平。

此所需於臂力者甚鉅。而靡施更齒銜白巾。一同校生握巾而懸焉。如是者約十分鐘許。觀者舌擣。兩校生並皆失色。顧靡施多力。宜粗齒。不爲女子所好。而貌殊儕潔。望而知爲深於情者。兩膀絕闊。筋肉彌豐。而面龐清減。雅不與其體力相稱。凡聞靡施之聲者。及見之輒謂不似。彼早歲去閩。曾一入天津水師學堂。修業綦三年。拳匪之亂。水師學生當編以備戰。未及發而天津陷。同學星竄。靡施匿廁中。飛彈透壁。掠項而過。然卒得出。走上海。尋入南洋公學。南洋公學者。彼時研求近世科學。規模宏闊之校也。靡施在天

津治普通學久。操英語尤流達。入公學時。魁其曹。顧靡施姿高。不耐學。有時課績亦或疵劣。靡施良不措意。蓋其務外。自少小已然也。居頃之公學解散。釁起於一墨水壺。此事於吾書爲支流之支。不贅錄。旋此中最高材者數人。發議創設學校。自教自育。靡施與焉。前公學監起居常州吳紫暉及總教浙江蔡民父。皆夙學通儒。雅得學生之望。至此亦欲舍去公學。寄示同情。靡施尤與此二君愜。遂從中斡旋。卒得二君提攜。所謂泥城公校者以立。退學在辛丑之冬。公學成立。則逾年之秋也。其間奔走庶務。號召同志。靡施